

〈昌旺的回憶〉

朱慶融

小學的時候，一到秋冬之期，家中窗戶前的位置就成為我的哨站。我在那裡眺望街上，不為其他，只為捕獵。有時候，我也能從涼快的空氣中嗅到一絲溫熱的氣息。一經確定，手口相應，總要嚷著媽媽讓我出去。未得她的允許，我就拔腿下樓，躍進人群之中。在雲霧中幾番掙扎，才看到一輛手製木頭車。

它湊合幾塊木板，放著火水爐，鍋中滾著海量的油，誠如閻王地府的油地獄，冒出騰騰蒸氣。抬頭一看，就見一個外省人在拿著大匙油夾，用半鹹不淡的廣東話說：「豈不是又來吃舊臭豆腐，叫碗腸旺？」

他話沒說完，我就塞錢給他。那時候，小販並不罕見，甚或是過盛。然而一碗腸旺卻是可遇不可求。他不常做這小食，也很少見有小販會做。或許是因為物以罕為貴，總覺得特別美味，。

看他在鍋中盛起鮮艷的紅，方狀的豬紅浮在其中，甚是悅目。第一次吃這腸旺，就是被這種喜慶的顏色吸引。在木頭車組成的市集之中，這個顏色甚是相配。在眾小食之中，它難以隱藏。遠在家中，都可以嗅到九層塔、花椒和豆瓣的傳統香氣，讓人不禁想起川菜的味美。

在這傳統川菜味道的包圍底下，豬腸和豬紅是不值一提的雜臟，卻盡力融入其中，使力的吸盡精華，努力的改造自己、力爭上游，為這菜添了一股爽勁和香滑。溫熱的湯送到口中，香辛味迴盪在腔喉之間，卻有一種刺激食慾的鹹味。細細品味，當中蘊含了鹹菜，給與腸旺更深遠的內涵和生命。

可是，這股美味卻不長久。味道和木頭車一同消失，街上不再熱鬧，那小販可能是想避開外來者的捕獵。此後，腸旺就成了舌頭的記憶。

過了多年，我走在街上。街上的行人不多，在街上佇立的人，多是店內的員工，食店內卻是十分冷清。或許他們在等待客人，卻在我眼中構成一幅香港繁榮的影像。此時，忽然有一股微淡的辛香傳來。我循味而行，活像一條狗在尋找失物。

抬頭一看，原來是一間川菜店家，門外立著一塊餐牌，上面寫著「台式川菜五更腸旺」。原來，多年來記掛的腸旺，就叫五更腸旺。店中人不多，只有一位老人家在吃。我乾脆的叫了這菜，老板在隔著玻璃的廚房內，從鐵盆中盛起紅膩的油湯。放在我面前，色味香卻是似是而非，彷彿看到十多年沒見的老朋友，卻有一種尷尬的感覺。

我環看四周，貼著五更腸旺的典故，原來它背負的是對新年的期許。旺就是指血旺，叫腸旺，或許就是取其諧音昌旺、常旺。我看時甚覺有趣，血竟是代表著昌旺。而五更指的是早上三點至五點，意義就是說，迎向新年，時刻昌旺的意思。

我猛口把腸旺倒進腹中，一同期盼著昌旺的來臨。

評判評語：寫了不同年紀吃昌旺時的回應，抒情較含蓄不錯的。句子有自然的節奏，雖沒有很多仔細的描寫，但讀來有樸素的日常感，跟題材相配。